



列傳卷第九十四

宋史三百三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鎮國軍節度使兼知樞密院事都統兼殿前

勅修

种世衡

子古諤誼師中孫朴師道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拊其貧者悉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涇陽縣里胥王知謙以姦利事敗法當徙遁去比郊赦輒出世衡曰送府則會赦杖其脊而請罪于府知府李諮奏釋之後通判鳳州州將王蒙正章獻后嫺家也所為不法嘗于世衡

以私不聽蒙正怒乃誘知謙訟寃而陰助之世衡坐
流竇州徙汝州第世材上一官以贖爲孟州司馬父
之龍圖閣直學士李紘爲辨其誣宋綬狄棐繼言之
除衛尉寺丞歷監隨州酒筵書同州鄜州判官事西
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
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
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
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然處險無泉
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于石石工辭不可穿
乃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

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
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
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
器予之繇是屬羌皆樂爲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
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疆未嘗出謁郡守聞世
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
夕火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
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卧帳中謂
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蹙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
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羌

計字四百八十八
酉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討之無不克有兀二族世衡招之不至即命慕恩出兵誅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葛懷敏敗率羌兵數千人以援涇原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絲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

馬鈴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卧病即起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初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陵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慶曆二年廊延經畧使龐籍兩為保安軍守劉拯書賂蕃部破丑以達野利兄弟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人持書及金寶以遺遇乞會剛浪陵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詣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留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者趨勇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為

鄉導數盪族帳奏以為三班借職改名嵩世衡為蠟
 書遣嵩遺剛浪陵言浪理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
 心命為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
 附以棗綴畫龜喻其早歸之意剛浪陵得書大懼自
 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疑剛浪陵貳已不得還所治
 且錮嵩案中使其臣李文貴以剛浪陵旨報世衡且
 言不達所遺書意或許通和願賜一言世衡以白籍
 時朝廷已欲招附籍召文貴至諭以國家寬大開納
 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
 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舊世衡聞野利見

弟已誅為文越境祭之籍疏嵩勞具言元昊未通時

世衡畫策遣嵩冒艱險問其君臣遂成猜貳因此與

中國通請優進嵩官遷三班奉職後嵩因對自陳又

進侍禁閣門祇候世衡死籍為樞密使世衡子古上

書訟父功為籍所抑古復上書遂贈世衡成州團練

使詔流內銓授古大縣簿尉押還本貫籍既罷古復

辯理下御史考驗以籍前奏王嵩疏為定詔以其事

付史官聽古從官便郡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

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專

視其食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

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象祠之子古諤諍皆有將材
關中號曰三種誼其幼子也孫朴師道師中

古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為人不事科舉當任官辭以
與吳時稱小隱尹世衡卒錄古為天興尉累轉西京
左藏庫副使涇源路都監知原州羌人犯塞古禦之
斬級數百築城鎮戎之北以據要害神宗召對遷通
事舍人官其三弟與弟診破環州折董會斬者二千
級遷西上閣門副使民有損直鬻鬮田於熟羌以避役
者古按其狀得良田三千頃丁四千悉刺為民兵歷
遷永興軍路鈐轄坐訟范純仁不當奪一官知靈

州徙鎮戎軍熙河師十萬道境上須芻糧僚佐以他
路為言古曰均王師也命給之又徙鄜隰二州卒年
七十古明達孝義弟諤坐擅興擊獄乞納官贖其罪
世衡遺張問田千畝問返之而世衡死古終不復受
然世衡受知於范仲淹因立青澗功而古以私憾訟
純仁士論少之

諤字子正以父仁累官左藏庫副使延帥陸誥薦知
青澗城夏酋令凌內附誥恐生事欲弗納諤請納之
夏人來索誥問所以報諤曰必欲令凌當以景詢來
易乃止詢者中國亡命至彼者也夏將鬼名山部落

在故綏州其弟夷山先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孟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詔轉運使薛向及陸詵委諤招納諤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鬪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孟示之名山投槍哭遂舉衆從諤而南得酋領三百户萬五千兵萬人將築城詵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懷遠晨起方櫛敵四萬衆全集傳城而陳諤開門以待使名山帥新附百餘人挑戰諤兵繼之鼓行而出至晉祠據險使偏將燕達劉甫為兩翼身為中軍乃

閉壘悉老弱乘城鼓譟以疑賊已而合戰追擊二十里俘馘甚衆遂城綏州詵劾諤擅興且不稟節制欲捕治未果而詵徙秦言者交攻之遂下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會侯可以言水利入見神宗問其事對曰种諤奉密旨取綏而獲罪後何以使人帝亦悔復其官韓絳宣撫陝西用為鄜延鈐轄絳城羅兀規橫山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命諸將皆受節度起河東兵會銀州城成而慶卒叛詔罷師棄羅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再貶賀州別駕移單州又移華州絳再相訟其前功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道將鬼章聚兵于

洮岷新羌多叛諤討襲誅之從李憲出塞收洮州下
逋宗講珠東宜諸城掩擊至大河斬首七千級遷東
上閣門使文州刺史知涇州徙鄜延副總管上言夏
主秉常為其母所囚可急因本路官擣其巢穴遂入
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耳
帝壯之決意西討以為經畧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
制諤即次境上帝以諤先期輕出使聽令於王中正
敵屯兵夏州諤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三日
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川伏兵發斷其首
尾大破之降守將令介訛遇捷書聞帝大喜羣臣稱

贊道中使論獎而罷中正諤留千人守米脂進次銀
石夏州不見敵始被詔當會靈武諤迺不進士卒
飢憊欲以救運不繼歸罪轉運使李穰駐軍麻家平
大校劉端仁以象潰詔令班師猶遷鳳州團練使龍
神衛四府都指揮使諤謀據橫山之志未已遣子朴
上其策帝召朴問狀擢為閣門祗候將進城橫山命
徐禧李遵勳使鄜延計議諤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
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
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
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

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疆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而禧與沈括定議移銀州城永樂與諤始謀異乃奏留諤守延既而永樂受圍諤觀望不救帝冀其後效置不問且虞賊至就命知延州疽發背卒年五十七諤善獻士卒臨敵出奇戰必勝然詐誕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剖肺肝坐者掩面諤飲食自若敵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李穰之餽軍也旦入諤營軍吏鳴鼓聲喏諤呼問吏曰軍有幾帥要當借汝頭以代運使即叱斬之穰惶怖遠出掌渡河猝遇敵船門下客曰事急矣可衣我衣乘我馬從旗鼓千騎亟趨大軍客信之敵以爲諤追之幾不免自熙寧首開級州後再舉西征皆其兆謀卒致永樂之禍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諠字壽翁熙寧中古入對神宗問其家世命諠以官從高遵裕復洮岷又平山後羌至熙河副將使青唐董氈遣鬼章迎候境上取道故爲回柱以奪險遠諠固習其地里諠之曰爾跳梁坎井間謂我不知遠近邪命趨便道鬼章怒脅以兵誼聲氣不動卒改塗外爲路都監自蘭州渡河討賊斬首六百累轉西京使

元祐初知岷州鬼章誘殺景思立後益自矜大有窺
 故土之心使其子詣宗哥請益兵入寇且結屬羌為
 內應誼刺得其情上疏請除之詔遣游師雄就商利
 害遂與姚兕合兵出討羌迎戰擊走之追奔至洮州
 誼亟進攻晨霧蔽野跬步不可辨誼曰吾軍遠來彼
 固不知厚薄乘此可一鼓而下也遂親鼓之有頃霧
 霽先登者已得城鬼章就執誼戲問之曰別後安否
 不能對徐謂人曰我生惡种使今日果為所擒天不
 使我復有故土命也遂俘以歸拜西上閣門使康州
 刺史徙知鄜州夏人犯延安趙鼎使誼統諸將敵聞

誼至皆潰去延人謂得誼勝精兵二十萬進熙河鈐
 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塞中間保障不相接腴田
 多棄不耕誼請城李諾平以扼衝要會遷東上閣門
 使保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五誼倜儻有氣節喜讀書
 莅軍整嚴令一下死不敢避遇敵度不勝不出故每
 戰未嘗負敗岷羌酋包順包誠恃功驕恣前守務姑
 息誼至厚待之適有小過叱下吏將寘法順誠叩頭
 伏罪願效命以贖乃使輸金出之羣羌畏惕及洮州
 之後二人功最多

利以父任右班殿直積勞遷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徙

熙河蘭會鈐轄兼知河州安撫洮西沿邊公事河南
蕃部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朴
出討時朴至州才二日以賊鋒方銳且盛寒欲姑徐
之而宗回馳檄至六七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來伏
以待朴遇伏首尾不相應朴殊死戰爲賊所殺以馬
負其尸去羌乘勝追北師還遇隘壅迹不得行徧將
王奔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
有七人介馬而先奔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
先殲之吾軍必盡乃宣言曰吾令最先行者肩問捕
此引弓三發隕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

萬騎聘貽莫敢前奔臣因得整衆頃更羌復來奔臣
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無虛者指裂血流至肘薄暮
乃得踰隘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當是時微奔臣則
師殲矣事聞贈朴雄州防禦使官其後十人

師道字彞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
文階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縣吏有田訟彌二年不
決師道緝閱案牘窮日力不竟然所訟止毋及兄而
已引吏詰之曰毋兄法可訟乎汝再期擾鄉里足未
吏叩頭服罪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議後法忤蔡
京旨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訟毀先烈罷入黨

字四百五十一
籍屏廢十年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知
懷德軍夏國畫境其人焦彦望必欲得故地師道曰
知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彦望
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翕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
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
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從內郡弓箭手
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動遠之
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爲
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
懼也貫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宮久

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無口城率師往夾之始
至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
得水滿谷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洛州防禦使
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土賦工敵至堅壁蒔蘆河
師道陳于河澗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充徑出橫
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揚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
仲以精甲衷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十級獲橐駝馬牛
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帥陝西河東七
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備甚
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死于軍

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粟課而登城城即潰
時兵至纔八日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
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從童貫爲都統制拜保靜軍
節度使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
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
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
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
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
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
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

道復諫且訐之又不得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爲右
衛將軍致仕而斥竈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
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還保靜軍節度使
復致仕金人南下趣召之加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
使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
豹林谷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
至洛陽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
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
進形見情露祗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
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種

少保領兩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
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
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
上門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
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
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
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
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
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止肩輿入朝金使王訥
在廷頽頽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

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
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
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
有敢越佚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拒而殲諸河
執政不可种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
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
戰爲言達于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
節度帝曰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畧
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
爲緩竟用平仲斫營以及于敗既敗李邦彥議割三

鎮師道爭之不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
种李詔趣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褰簾視之曰果
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為中太一宮使
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為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
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
語翰曰國家有急詔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
肯談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
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
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檢校少師進大尉
換節鎮洮軍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

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
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格不用既而師中戰
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大原陷又使巡邊次
河陽遇王訥搆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
鋒大臣以為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十月卒年六
十七帝臨奠哭之慟贈開府儀同三司京師失守帝
搏膺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師
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患
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謚曰忠憲

師中字端孺歷知環濱邠州慶陽府秦州侍衛步軍

馬軍副都指揮使房州觀察使奉寧軍承宣使金人
內侵詔提秦鳳兵入援未至而敵退乃以二萬人守
滑遣副姚古爲河北制置使古援大原師中援中山
河間或謂師中自磁相而北金人若下大行則勢不
能自還此段疑師于河上比也時大臣立議矛盾樞
密主破敵而三省令護出之師中渡河即上言黏罕
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
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還師中逐出境黏罕至大
原悉破諸縣爲鎖城法困之內外不相通姚古雖復
德威勝扼南北關而不能解圍於是詔師中由并

徑道出師與古掎角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
留屯真定時黏罕避暑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
爲將遁告諸朝知樞密院許翰信之數遣使督師中
出戰且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
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辨嚴約古及張
顯俱進輜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五月抵壽陽之
石坑爲金人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去大原百里
而古灑失期不至兵飢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潰而
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
臂弓射退金兵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者纔

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
名將諸軍自是氣奪劉韜言師中聞命即行奮不顧
身雖古忠臣不過也請加優贈以勸死國者詔贈少
師謚曰莊愍

論曰宋懲五季藩鎮之弊稍用逢掖治邊陲領介冑
然兵勢國之大事非素明習而欲應變決策於急遽
危難之際豈不仆哉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澗撫循士
卒威動羌夏諸子俱有將材至師道師中已三世號
山西名將徽宗任宦豎起邊陲師道之言不售卒基
南北之禍金以孤軍深入師道請遲西師之至而擊
之長驅上黨師中欲出其背以揜之可謂至計矣李
綱許翰顧以為怯緩逼撓動失機會遂至大劫而國
隨以敗惜哉

列傳卷第九十四

列傳卷第九十五

宋史三百三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國重事尚書左丞相檢校國史總經筵事都總裁既等奉

勅修

司馬光 子康

呂公著 子希哲 希純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

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

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群

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

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仁宗

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

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竦加集賢校理從龐籍陞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為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

策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眾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為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答

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

所專善者耳定策國老明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為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充國公主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毋撻歸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璋既黜主安

得無罪帝悟降三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
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
吏喧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
而獄不窮治軍卒罪三司使而以為非犯階級光言
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
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
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
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
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
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

法后與妃俱贈二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表蓋引却
慎夫人席正為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
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
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
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
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
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帝疾
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為孝昭後
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
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

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隼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其以手藁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畧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當戒夷附順時好與之計

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麗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三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佾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

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覲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先復爭之國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踈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禁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可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

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救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及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簿張羨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

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後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為出居簡姦罷寄資者既而復留一人光又力爭之張

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遷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慮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詔錄類邸直省官四人為閣門祗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厥後為之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

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

善為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

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姬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二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

者王巡守則詠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為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

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
 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
 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
 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
 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
 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
 皆病矣待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它日留對帝曰
 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
 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
 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

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
 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
 欲實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
 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
 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
 韓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
 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
 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
 以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

四百九十八
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
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
所憂乃在十年之外抑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
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歛其息
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
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
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者等秋計展轉日滋貧
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
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
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

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於
也抗章至十八帝使謂曰樞密軍事也官各有職不
當以他事為辭對曰臣本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
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先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
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
士募市井惡少年為奇兵調民造乾糲悉修城池樓
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
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
臣當任其責於是三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
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

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
宰相吳充事見充傳蔡天申為察訪妄作威福河南
尹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
獨為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寺丞
歸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賚善之下天
申窘沮即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溢疾疑且死豫作
遺表置卧內即有緩急當以界所善者上之官制行
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為東宮師
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充
重之以為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類郎舊

書二十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

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
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
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
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
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
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誥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
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
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
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

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關留為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鄉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抹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申國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具舊或謂光曰熙豐舊法

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問上則禍作矣光正色

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

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

苗免後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

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先以身付醫

以家事付愚子准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

後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

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

邊計以和戎為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令

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

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糶法兩宮虛已以聽遠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藥誥為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

公祔以一品禮服賜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先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

字四百八十一
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
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
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
論光詆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奏六請發冢斲棺帝
不許乃令奪贈謚卞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
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
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
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
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
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罪泣曰被役不敢

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
康元年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
博通群書以明經上第光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
丁母憂勺飲不入口三日毀幾滅性光居洛士之後
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
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以韓絳薦爲祕書由正字
遷校書郎光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
遺恩悉以與族人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上䟽
言比年以來旱暵爲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給則公

私困竭盜賊可乘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以
待之則不爲甚害願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
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令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穰乃
還本土凡爲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
不宜吝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爲天下大本則天下
幸甚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爲哲宗言前世治少
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嚮學
守天下大器且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迪其言切
至邇英進講又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
所宜觀覽帝曰方讀此書尋詔講官節以進康自居

父喪居廬蔬食寢於地行履疾至是不能朝謁

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
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子充積老矣鄉民間之
徃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徃也來
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年四十一而卒
公卿嗟痛於朝士大夫相弔於家市井之人無不哀
之詔贈右諫議大夫康爲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先立
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
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

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

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爲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間刻革畧盡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浴嗟歎息驩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言乎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

先於是亦老且病矣夫若祚宋慈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衆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康濟美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爲公輔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州郡守歐陽脩與爲講學之又後脩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判吏部南

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星觀管真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進知制誥三辭不拜改天章閣侍制兼侍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直崇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呂誨等坐論濮王去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不衰而屢繼言乞補外帝曰學士朕所重者何以風天下不聽遂乞補外帝曰學士朕所重公可以去朝廷請不已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為翰林

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帳公著封還其命曰先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邪

說所亂顏淵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疎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禮官用唐故事請以五月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於陰長之日為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二年為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生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女奴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穎州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為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既素定矣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為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為天下至不肖其於人材既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之為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若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

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女奴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穎州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為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既素定矣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為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為天下至不肖其於人材既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之為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若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

年于此然輿人之誦亦未有異於前日陛下獨不察乎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宮遷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已從諫爾帝善其言天幾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鼻別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夏人幽其主將大舉討之公著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秦

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元豐五年以疾丐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為朕言之耳徙楊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為師傅哲宗即位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人君初即位當正始以示天下脩德以安百姓脩德之

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迄至治者
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
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
路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
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
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
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
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二舉行之
民謹呼鼓舞咸以爲便光嘗擢當國除吏皆一時之

選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
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
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弊
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
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
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許直詆大臣將
峻責公著以爲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
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
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
也衆莫不歎服吐蕃首領鬼章青宜結久爲洮河患

聞朝廷弭兵省戍陰與夏人合謀復取熙岷公著白
遣軍器丞游師雄以便宜諭諸將不逾月生致於闕
下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公著乃
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
游意翰墨爲聖學之助三年四月懇辭位拜司空同
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
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士豔其榮詔建第於東府之
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
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告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
宗二月薨年七十二大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

司馬相公既亡山司空復逝痛閔久之帝亦悲感
即詣其家臨奠賜金帛禹贈太師申國公謚曰正獻
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
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
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慮深
敏量閎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
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
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
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
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

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
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謹約言服
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
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為
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已而數
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
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為煩其為
名流所敬如此紹聖元年章惇為相以翟思張商英
周秩居言路論公著更熙豐法度削贈謚毀所賜碑
希貶建武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司戶參軍徽宗立追

復太子太傅奉京擅政復降左光祿大夫入黨籍尋
復銀青光祿大夫紹興初悉還贈謚子希哲希純
希哲字原明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程
頴程頤張載游聞見由是益廣以陰入官父友王安
石勸其勿事科舉以僥倖利祿遂絕意進取安石為
政將賞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
哲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
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公著作相二弟已官省寺
希哲獨滯管庫父乃判登聞鼓院力辭公著歎曰當
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夫希

折曰毋賢明有法度聞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
終公著喪始為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言於
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為不欺
暗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
嫌詔以為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脩
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其言曰心正意誠則身脩而天
下化若身不能脩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况天下乎
擢右司諫辭未聽私語祖禹曰若不得請當以揚畏
來之邵為首既而不拜會紹聖黨論起御史劉拯論
其進不由科第以祕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人林希
又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凡大
防輩欺君賣國皆公著為之唱而公著之惡則希哲
道成之豈宜汙華職於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
和州徽宗初召為祕書少監或以為太峻改先祿少
烟希哲力請外以直祕閣知曹州旋遭崇寧黨禍奪
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為宮祠羈寓淮泗間十餘年卒
希哲樂易簡儉有至行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
子好問有傳

希純字子進登第為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
祐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希純言皇祐之

禮事不經見嘉祐既已釐正至元豐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祀群神得嚴父之義請循其式從之歷宗正太常祕書丞哲宗議納后希純請考三代昏禮參祖宗之制博訪令族參求德配凡世俗所謂勘婚之書淺陋不經且二切異絕以防附會遷著作郎以父諱不拜擢起居舍人權太常少卿宣仁太后崩希純慮姦人乘間進說搖主聽即上疏曰自元祐初年太皇聽斷所用之人皆宿有時望所行之事皆人所願行唯是過惡得罪之徒日伺變故捭闔規利今必以更改神宗法度為說臣以為先帝之功烈萬世豈

掩間有數事為小人所誤勢雖頗有損益在於聖訓固無所虧且英宗神宗何嘗不改真宗仁宗之政亦豈盡用太祖太宗之法乎小人既誤先帝復欲誤陛下不可不察未幾拜中書舍人同脩國史內侍梁從政劉惟簡除內省押班希純以親政之始首錄二人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闈寺側目或於庭中指以相示曰此繳還二押班詞頭者也章惇既相出為寶文閣待制知亳州諫官張商英憾希純攻之力又以外親嫌連徙睦州歸州自京東而之浙西自浙西而上三峽名為易地實困之也公著追貶希純亦以屯

田真外郎分司南京居金州又責舒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建中靖國元年還為待制知瀛州徽宗聞其名數稱之曾布忌希純因其請覲未及見亟以遠邊趣遣之俄改潁州入崇寧黨籍立年六十

論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漢之韋平唐之蘇李榮盛孰加焉夷簡多智數公著則一切持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賢哉其論人才如權衡之稱物故一時賢士收拾略盡司馬光疾甚諄諄焉以國事為託當時廷臣莫公著若也審矣追考其平生事業蓋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

能薦殆猶未免於避嫌而有愧於從祖云希哲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列傳卷第九十五

宋史二百三十六
卷之九十五
三六
書

列傳卷第九十六

宋史三百三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鑾國重事尚書左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制

黎

范鎮從子百祿從孫祖禹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為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及與為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

陳率得賞上列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為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為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為失韻補校勘人為忿鬱而鎮處之憂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為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

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益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使至虛聲示疆大臣益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推貨不即予鈔久而鬻鬻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內帑錢稍增價與市歲可得羨息

五十萬鎮謂外府內帑均為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體仁宗遽止之葬温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鎮曰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異同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墻中物侈麗具充鞠真卿爭論禮並補外皆上章留之石全贇護葬轉觀察使他吏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贇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時有敕凡內降非準律令者並許執

曾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至汚人以惟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闕略不言陳執中為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廢妻宮殺婢御史劾奏乞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拾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為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躡之文彦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為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

兩制不得詣宰相是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為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宗室踈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願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拜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

際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接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房博使安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如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以為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柰何劾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

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
 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
 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
 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
 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存萬一有如天象所告
 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為計亦已踈矣願以臣章示
 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
 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問言已入為之甚
 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
 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

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曰亦知朕知卿忠如
 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輩亦待命百餘日鬢髮
 為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糾
 察在京刑獄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無
 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九十五每因事及之莫感動帝
 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
 大計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
 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
 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
 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

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仁宗
 為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者
 考若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曰方令檢詳何遽
 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柰
 何更以為罪乎會草制誤遷宰相官改侍讀學士明年
 還翰林出知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
 監司繩之急即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
 宗即位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故事
 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糾擿違滯皆著所授救後
 乃刊去鎮始請復之使知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為青

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
 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
 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
 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
 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惠
 卿在邇英言今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
 敝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為比韓琦
 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
 令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
 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

字四百八十一
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
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
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即
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
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
避持服遂不認毋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
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
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
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
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摘撫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

仁以此二人况彼二人車于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
能逃聖鑒乎言青苗有具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
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
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
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
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
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
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
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于顛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
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

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
 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為榮
 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
 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
 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政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
 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
 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
 許之遂為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
 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
 時有啓建儲之議嘗以語人亦莫為言且具以

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
 讀且欲以為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
 止之遂固辭改提舉崇福宮祖禹謁告歸省詔賜以
 龍茶存勞甚渥復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累
 封蜀郡公鎮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
 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初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詔
 胡瑗等考正神宗時詔鎮與劉几定之鎮曰定樂當
 先正律神宗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
 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脯斛欲圖上之又乞

字晉八
訪求真悉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
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鎮曰此劉几樂也臣
何與焉至是乃請大府銅爲之逾年而成比李照樂
下一律有音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召執政同閱
視賜詔嘉獎下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
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年八十一贈金紫
光祿大夫謚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
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先生爲鎮
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詖儼
滑賴神宗洞察于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

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夷
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
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
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
輒為主之兄鏐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
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
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
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温直温子昉卒于京師鎮娶其
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
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

騎晚使遼人相目曰此長孺公也兄子百祿亦使還
遼人首問鎮安否

百祿字子功鎮兄錯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
科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議濮禮百祿對策曰備宗廟
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哀尊共皇河南潁川大水
孝安尊德皇京師郡國二十九大水蓋太宗隆小宗
殺宗廟重私祀輕今宜殺而隆宜輕而重是悖先王
之禮禮一悖則人心失而天意睽變異所由起也對
入三等熙寧中鄧綰舉為御史辭不就提點江東利
洋路刑獄加直集賢院利州武守周永懿以賄敗百

祿請復至道故事用文吏領兵以轄邊界從之熊本
治瀘蠻事夷酋乃屈請降裨將費昌言欲殺以為功
百祿諭之不聽往謂本曰殺降不祥活千人者封子
孫柰何容驕將橫境內采本矍然即撤止之七年召
知諫院屬歲旱請講求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便者以
救將死之民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許令告厓戶令
雖有子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
告而明許告託人將為仇然則禮義廉耻之風衰矣
五路置三十七將專督所部兵至許辟置布衣參軍
謀百祿察其中或以恩澤市或以瘵敗收或未歷邊

方或起於群盜疏列其亡狀者十四人請仍舊制將
佐顯教闕餘付之州縣事多施行與徐禧治李士寧
獄奏士寧熒惑童婦致不軌坐罪死不赦禧右士寧
以為無罪執政主禧貶百祿監宿州酒元豐末入為
司門吏部郎中起居郎哲宗立遷中書舍人司馬光
復差役法患吏受賕欲加流配百祿固爭曰民今日
執事受謝於人明日罷役則以財賂人苟繩以重典
黥面赭衣必將充塞道路光悟曰微君言吾不悉也
遂已元祐元年為刑部侍郎諸郡以故闕殺情可矜
者請讞法官曰直貸光曰殺人不死法廢矣百祿曰

謂之殺人則可若制刑以為無足疑原情以為無足
憫則不可今槩之死則二殺之科自是遂無足疑憫
者矣時又詔天下獄不當讞而輒讞者抵罪有司重
於請至枉情以求合法百祿曰熙寧之法非可疑可
憫而讞者免駁勘元豐則刊之近則有奏劾之詔故
官吏畏避不憚論殺因條五年死貸之數以聞門下
省猶駁正當貸者又例在有司者還中書百祿又爭
之後悉從其請改吏部侍郎議者欲汰胥吏呂大防
趣廢其半百祿曰不可廢半則失職者衆不若以漸
消之自今闕吏勿補不數歲減斯過半矣不聽都水

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禄行視百禄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即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併上之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塘灤既壞界河淤淺河且北注矣百禄言塘灤有限寇之名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詔具在柰何妄動摧之乃止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為帝言分別邪正之目凡導人主以某事者為公正某事者為姦邪以類相反凡二十餘條願槩斯事以觀其情則邪正分矣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勤於民事

無繫囚僚吏欲以區空問百禄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經數月復為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為言百禄曰此三代之禮柰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為一祭哉爭久不決質於帝前宰相曰百禄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事天地為恭於是合祭熙河范育言阿里骨酷暴且病温溪心八族皆思內附可以計納百禄曰中國以信撫四夷阿里骨未有過溪心虛實未可知

無費而動非策也又請進築納迷等三城百祿曰是皆良田為必爭之地我既城之若賊騎時出我何以耕後雖欲棄之為費已甚亦不能矣帝皆從之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百祿以同省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薨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子祖述監潁州酒稅攝獄掾閱具獄活兩死囚州人以為神知鞏縣鑿南山導水入洛縣無水患文齊博稱其能以父墮黨籍監中岳廟久之通判涇州知台州奏罷黃甘葛藟之貢去官西京御史臺靖康多難避地至汝州汝守趙子櫟邀與共守於是旁郡盡

陷汝獨全累官朝議大夫卒從弟祖禹

祖禹字淳甫一字彥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

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為名

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

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

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

也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

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祕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

尤愛重之王安石與祖禹友善嘗論安石意竟不往

謁富弼致仕居洛素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

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為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為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官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暮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暮而又大祥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暮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為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群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哲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以婿嫌辭改祠部員外郎又辭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實錄檢討遷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既祥祖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觀儉則儉觀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

儉則儉觀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

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未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事服除當開樂置宴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遷起居郎又召試中書舍人皆不拜呂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蔡確既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間有偏見異論者若一切以為黨確去之懼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

崇長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為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為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振救諫官謂詆災者為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兼國史院修撰為禮部侍郎論擇監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為十八路置轉運使提點刑獄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歸於州州

之權歸於監司監司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建置之道最為合宜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其可不擇乎祖宗嘗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書取當為州者條別功狀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察之苟其人可任則以次表用之至官則令監司考其課績終歲之後可以校優劣而施黜陟焉如此則得人必多監司郡守得人縣令不才非所患也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

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曰臣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為戒太皇太后保護上躬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以叔百祿在中書改侍講學士百祿去復為之范氏自鎮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論坐莫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固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

奏曰陛下方親庶政巡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慝

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意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患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

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為陛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靜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為私故不便於公專為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為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忽有旨召內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內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即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

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五部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命死種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以謂朝廷不得任其咎以至吳君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季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穰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

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臣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救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為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富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一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與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上且欲大用而內外

梗之者甚衆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
 修實錄詆誣又撫其諫禁中崔乳媪事連貶武安軍
 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而卒
 年五十八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別
 白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
 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
 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
 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
 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
 武稱爲講官第一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

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
 之目爲唐鑑公云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子冲
 紹興中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儒林有傳

論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爲相者鎮
 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光
 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巍然如山確乎其不可
 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則皆然未易以功名優
 劣論也百祿受學於鎮故其議論操修粹然一出於
 正祖禹長於勸講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陳
 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

誼陸贄不是過云

傳卷九十六



